

平凡的真理

馮一定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

平 凡 的 真 理

馮 定 著

三 聯 書 店

總號 638 • 分號 Q314 • 31"×43" 1/4 • 330 定價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西總布胡同29號

*

• 發 行 者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1949年5月三聯(東北新中國)印造初版

1950年6月在上海印造第二版(重排)

1951年5月在北京印造第五版

38001—48000冊

定價 10,000 元

滬新版序

這本我在病中斷斷續續而寫成的小書，初版未滿一年又要再版了。我在這書裏所寫的，不妥當的或不清楚的地方，料想一定不會太少，而且人類歷史正在急劇的演進中，真理的展示與顯豁更是層出無窮，所以像我在初版的『後語』裏所預期的，在再版時的修改和補充，實在是完全必要的。可是一方面由於我請求許多師友們給我指教的都還沒有給我指教，希望青年兄弟姊妹們給我提意見的也都還沒有給我提意見，一方面由於我的精力不夠與日常業務工作的繁瑣，所以修改和補充終於是不可能了。因此，這篇序的寫作，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思，只不過想藉此來表示不能補充和修改的歉意，並稍稍來彌補些心願中這樣的缺憾罷了。

我自知這書不妥當的或不清楚的地方是一定不會太少的；然而一版再版，書印得愈多，那麼因不妥當或不清楚而產生的不良或甚至有害的影響也自然更廣泛

了；這也就是當我知道這書要再版時，與其說是感覺驚喜，倒不如說是感覺悚懼來得更多。但我爲什麼還是讓其再版了呢？這不僅因爲我自信這本書一般是正確的，至少在最近數年的短時間內供青年閱讀是有益的，而也因爲書的流行如果份量愈多，那麼受批判並因而給我指教與提意見的機會也就愈多了。真理的闡明，本來是不可能光靠個人的經驗和力量的；只有靠集體的經驗和力量，才能使這種闡明由不妥當而更趨妥當，由不清楚而更趨清楚——這也就是我終於又大膽放心讓其再版的道理了。

這樣說來，再版比初版並沒有任何補充和修改，所以事實上完全是舊版，絕非新版。但是因爲初版是在大連印行的，於一九四九年五月間開始，由於當時的交通阻梗，這書到達了我的手裏時已是八月間了，我粗糙的翻閱了一遍，除標點符號外，曾發覺有不少脫漏與錯誤的地方，連忙就寄了一張重要的勘誤表去，這樣大約又隔了一二個月的時間；至今我才發現所有大連的本子都沒有勘誤表，也許是書早已發行，來不及將勘誤表附上去的緣故吧！因此，滬版是根據我重新校

過的本子而重新排的，並且還蒙三聯書店的美意，將版本的式樣也改變了；所謂新版，僅僅就是這樣的意思罷了。我想只補充少數顯係脫漏的字句與刪除少數太過陳舊的例證，保持初版的本來面目，一方似乎是缺憾，一方似乎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這樣就可以拿我過去的思想來和現在的思想相對照，便於從我思想發展的軌迹中來對我的思想進行歷史的檢討；而這樣的思想檢討，不僅是對我有益，而也是對讀者有益的。

書的內容並沒有多大變更，然而從本書於一九四八年十月革命節脫稿時算起，至今已一年餘，從本書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時算起，至今已半年餘，時間雖是非常短暫，可是整個人類世界確是更加變更了，而整個的中國更是大大的變更了。世界的改變促進了中國的改變，而中國的大改變又影響了世界的更多改變。現在，從世界來說，社會主義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的力量，已顯著的對美國帝國主義為首的反動黷武的力量佔了優勢；從中國來說，數千年來的封建主義統治，一百年來與封建主義相結合的帝國主義統治，二十年來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

相結合的官僚資本主義統治，是一去不復返了，而無產階級爲領導與工農聯盟爲基礎的新型中國已巍然矗立起來了。

世界和中國的急劇變更，比脫稿時和初版時已大不相同，正是說明了真理在歷史進程中繼續在被揭露，同時也就是真理一步一步在獲得勝利。真理是在新生的社會主義方面，而不是在垂死的資本主義方面，是在廣大衆多的勞動羣衆方面，而不是在極少數的剝削階級寄生蟲方面；這在現在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了。真理的標準是實際，而實際是按照規律進行的；服從真理與按照規律而來分析實際，其結果往往會變成爲先見或好像是預言。這書裏的許多語句，凡是體會特別是引證馬列主義原則、毛澤東思想、中共政策而來的，都是和後來的實際行進相符合的。這並不是說，我的體會或引證馬列主義原則就那樣的純熟與那樣的週到了；而僅只是說，馬列主義原則正就是合於真理的東西，所以只要根據馬列主義原則去分析現象或解釋問題，基本的方向總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在思想上行動上有更多的修養，能夠充份的掌握馬列主義原則這個人類最高智慧的精神與實質，

再去觀察宇宙間社會上的事事物物，並作為實際行動的準則，那麼其效果更將驚人，是無疑的！

世界是變了，中國更是大變了。光拿上海這個東方第一大都市來說，當這本書還是脫稿與初版的時候，真理是受壓抑的，至少是紅的白的都在自稱為真理因而互相鬥爭着而令人感覺糊塗與迷惑的。現在，完全不同了：真理已經隨着革命的勝利而露了面、抬了頭、得了勢、佔了上風了。然而謬理假理是不是就此在人們的腦中絕迹了呢，真理是不是就此不必再去追求與認識了呢？完全不是的。真理是日益展示了、顯豁了，然而謬理和假理也會像影子似的隨着真理的光芒迸射而日益花樣翻新起來。國民黨匪幫業已就木入土了，不管美國帝國主義還怎樣給予最後的絕望的支持，要想僵尸再起來跳舞是決不可能的了，然而竟還有人對人民這樣破天荒的勝利熟視無睹，對人民勝利的偉大意義在感覺上還有麻木的現象；所以每逢暗藏特務散佈了不值一笑的謠言，終還有人會半信半疑甚至驚惶起來，無論這種人一天而又一天的只會更少而又更少，然也足夠說明真理必須繼續

發揚的重要了。至於說什麼宗教本來是和共產主義一致的，有的是好意可是用不很正確的話希望教徒們開始來接受共產主義的真理，固是未可厚非，可是有的是想拿宗教來掩護反動的思想甚至行動，那麼爲害就大了。此外如土地改革，乃是中國當前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必要前提，更不必說建設社會主義了，然而竟還有人在反對或懷疑土地改革，說中國的土地關係是不帶封建性半封建性的剝削的，甚至乾脆說中國是沒有地主階級的；同樣的口吻，也有說在已解放了的地方是只有工商業家而沒有資產階級的。——這些都是荒謬絕倫的說法，可是不能說有了說者就沒有了信者。又如內外關係、城鄉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工商關係、上下關係等等方面，如果偏顧一方而忘記了雙方或將雙方等量齊觀，而忘記了其中總有一方爲主，那麼也是不合客觀實際，所以也是違反真理的。總而言之，真理和謬理假理是錯綜存在的，例子舉不勝舉。

我們如果再講得開些，那麼帝國主義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後滅亡，也已註定了的。拿美國帝國主義來說吧，那麼其反動的政策在蘇聯與全世界大多數

人民的揭發下，真是已經醜態畢露窮相百出了，可是只要其傲倖還能存在，強詞奪理、白蜜腹劍終是不肯罷休的。美國帝國主義經常拿『做賊而又大嚷捉賊』的辦法，硬說蘇聯是侵略者，而自己天天準備戰爭與懷着原子彈在嚇唬人的却是和平保衛者，扶助與支持國民黨匪幫却說是對我人民的傳統友誼，鐵蹄魔掌伸入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却說是要提高落後民族的生活。帝國主義者和反動份子當顛倒黑白已至技窮時，那麼將本質上完全不同的東西相提並論來混淆是非也是好的，比如將蘇聯說做和美國一樣，以至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還不都是國家，中央人民政府與國民政府還不都是政府，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還不都是政黨，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革命軍還不都是軍隊，直至說，人民勝利折實公債與軍閥買辦官僚政府的公債還不都是公債……等等。美國帝國主義的偽善與欺騙，用暴力做後盾，甚至老革命家像崗野進，不管他今後很有可能改正錯誤，然而也就竟被弄糊塗了，而認為日本在美國帝國主義軍事管制下而日益淪為美國殖民地與成為美國戰爭前哨、因而使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復活的時候，是具備和平轉向社會主義的

條件的；足見真理雖極平凡，可是認識真理在階級社會裏，也是多麼不易。至於叛徒鐵托，拿着偽製的紅旗來反對紅旗，要是沒有共產黨情報局與聯共中共等各國共產黨及時的揭發與批判，拿其賣國通敵與危害蘇聯和東南歐人民民主國家，乃至整個世界人民革命事業的種種孽跡做鐵證，那麼沒有修養或缺乏修養的人，也是不會理解的。又如英國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與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雄壯聲勢下，不敢違反本國人民的意願，而承認了我國，並願建立外交關係，可是同時卻用兩面派的手腕來對待我們，我們如果不加警惕，認為英國在外交上已和蘇聯基本相同而和美國基本相異了，那麼也是抹煞了真理了。

總而言之，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剝削制度還沒有完全消滅，真理和謬理假理的鬥爭，不但不會減弱，不應減弱，而且還會加強，還應加強的。就是全中國全世界階級鬥爭結束剝削制度消滅了，可是和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舊風俗習慣特別是舊思想意識作艱苦的鬥爭也必定還有相當長的時間。就是這種鬥爭基本上已有了成效，已經不像今天那樣，有人站在狹隘的個人或剝削階級的利益上，

明明是真理而偏說不是真理，甚至拿謬理假理來冒充真理，可是人類就是單純和自然在繼續進行鬥爭中，正確的東西還是要從諸多錯誤的東西中發現的，正確的思想還是要從諸多錯誤的思想中產生的；這是由於知識的發展與認識都是沒有窮盡的，而認識中主觀和客觀終究是處在矛盾的狀態中，所以當時當地的絕對真理，仍將繼續變成爲歷史上的相對真理，相對真理經常由前者讓位給後者，因而在更高更高的階段上去更接近絕對真理罷了。不過這些話已經說得太過遠了；今天的問題，主要的還是要和封建主義的思想作鬥爭，和帝國主義的思想作鬥爭，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作鬥爭，這樣直至和狹隘的愛國主義的思想作鬥爭，和個人的民主主義實際上也就是沒落期的資本主義而還要僞裝進步的思想作鬥爭——而真理也就是要經過這樣的鬥爭，而從思想的荊棘叢中脫穎而出的。

真理的反面是各色各樣光怪陸離反動的僞裝的思想；真理的正面就是馬列主義的思想，斯大林的思想，毛澤東的思想，以及根據於這些思想而需要實行的綱領政策等。追求真理與認識真理，既要學習馬列主義的思想，斯大林的思想，毛

澤東的思想，也要將這種思想和實際情況實際行動密切結合起來。這本書的寫作，原只希望青年兄弟姊妹們或從來沒有與缺少接觸過馬列主義書籍的人做參考用的，目的是使讀者對真理至少有個大概的認識，而且也知道繼續探索真理的途徑而不必太過摸索了。讀了本書之後，再去涉獵與鑽研馬列主義的重要著作，包括毛澤東的著作以及中共規定或領導製訂的綱領政策等，是有幫助的。就是正在涉獵與鑽研馬列主義重要著作的時候，帶便翻翻這本書也有好處，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互相交換學習馬列主義的方法，而且可以發現在瞭解和體會上有什麼不同，因而就進一步指出本書的不妥當處與不清楚處，給以補充或修改，那麼不但對己有益，對我有益，對廣大的青年羣衆有益，而且也是對揭露真理有益的；這正是我懇切盼望的。

一九五〇年一月列寧逝世紀念日，寫畢於上海。

馮 定

前言

我寫的這一本不厚不薄的小書，主要的是打算給識字的青年兄弟姊妹們閱讀的。我不說青年的知識份子，而說識字的青年兄弟姊妹們，這是因為迄今為止，在我國的廣大解放區裏，已經有了許多工農出身的青年而識了字，而這些識了字的工農出身的青年，已和舊的知識份子有了不同的緣故。但我這裏絲毫也沒有反對非工農出身的青年學生也來閱讀的意思，而且認為非工農出身的青年學生來閱讀，似乎更為必要。從程度來說，大概中等學校較高年級的學生比較適合，不過大學生或專科學生拿來參考，也是有益無害的。

寫的內容，實在帶有類似『通俗哲學』那樣東西的性質；但一則由於哲學是向來被統治階級的名流學者們弄成『玄虛』的樣子的，而新興新生的哲學著作，多半又太過空洞，往往原則和法則等等說的多，而具體的解釋和含有實際鬥爭意

義的東西似乎太少，爲着不使讀者誤會這是太過艱深或脫離現實生活的玩意兒，所以就不用哲學這個名稱了；二則哲學這個名稱本來是不應該『因噎廢食』的，但既將哲學這個名稱捧出來了，雖不必因此就非艱深不可，可是總得有比較完整的體系，有時不免要有些引證，有些專門術語不得不運用時就要費勁解釋，可是我現在不想這樣寫，而我的精力實在也夠不上這樣寫，反正革命階級新興新生的哲學，要說的不外都是真理，而我這裏也不過就是將我在生活過程中直接間接所領悟到的體會到的真理，本來是零零碎碎的，現在稍微加以整理和排列，而寫成爲一條一條的東西，所以實際上也夠不上叫做哲學，而叫做『平凡的真理』，倒還似乎覺得老實而又妥當些。

其次，真理就是真理好了，爲什麼又叫做平凡呢？要答覆這個問題，首先就得說明，這倒並不是說，只是我這裏寫的才是平凡的真理，而真理本來却是應該不平凡的，而是直截了當的說，真理是和平凡分不開的。第一，真理脫離不了平凡的物。不過有的首先就看輕了平凡的物，於是變成了『熟視無睹』，看不出什

麼名堂來，有的看重了平凡的物，看得透徹些週詳些，於是便發現了許許多多的真理，什麼淵博的思想，精湛的意見，高深的學問，也都是這樣來的。古往今來許許多多科學的發現和發明，還不是從水沸、火燃、魚躍、鳥飛……等等平凡的現象，從一滴平凡的液體，一顆平凡的石頭，一塊平凡的金屬……等等而來的麼？！馬克思從一大堆一大堆最平凡的商品中，發現了人類社會的構造，人剝削人的關係，直至說明和指明社會的已往和未來等。總而言之，真理是隨時隨地都有的，脫離了平凡的物而談真理，這就是妄幻的思想，偏謬的意見，拿『高深』來掩飾其淺陋的假學問，和真理沒有絲毫緣份。第二，真理脫離不了平凡的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裏，正像在其他舊的社會裏一樣，除了少數的所謂英雄豪傑與名流學者外，最大多數的人是被視為平凡的人的，有的因為不甘平凡，於是便自封自命起來，如像我曾經見過的一位詩人，他做了一首自敘式的長詩，開頭就是『我是偉大的，因為我在人們的眼中是多麼渺小』這樣的話。可是真理却往往和那些不平凡的人或自封自命為不平凡的人沒有緣份，而平凡的人心裏所

想的，嘴裏所說的，特別是平凡的人切切實實轟轟烈烈所做的，倒不折不扣的才是真理。至於真正偉大的人並不是沒有的，可是他們決不自封或自命爲偉大，而始終自認爲平凡的人，他們擁護衆多平凡的人所想的所說的所做的真理，而且爲了衆多平凡的人的利益，想得更開展些，說得更實在些，做得更起勁些更有力些，因而也就爲衆多平凡的人所愛戴；真正偉大的人，是來自平凡的人又歸依平凡的人的。總而言之，真理永遠是在那些被舊社會所輕視的衆多的平凡的人那裏的，和衆多平凡的人隔絕的人，不管其怎樣自封自命，或者有時候表面看起來也像煞有些偉大，然而從這種人那裏是絲毫也聞不着真理的氣息的。

我本人雖能夠讀書寫字，但一則我出自平凡的家庭，二則在我平凡的生活過程中，養成了我對於那些不平凡的人的厭惡，而不得不和那些被舊社會輕視的平凡的人來往和通聲氣，因而傲慢還沒有變成爲好像是不平凡的人，而且傲慢也還沒有自封或自命爲不平凡的念頭和勇氣，至今還是一個十足平凡的人。尤其重要的，就是當我經常和平凡的人來往和通聲氣的時候，也曾經接觸過了雖然不